



我所认识的“怪教授”陶愚川先生

✧编辑絮语
给所有人
特立独行的
空间

◎王慧

读罢曲阜师大曹务堂教授《我所认识的“怪教授”陶愚川先生》一文，感慨良多。一是为陶愚川先生崇高的独立人格、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所钦服；二是为当今高校还有没有这样的“怪教授”而思疑。

其实“怪教授”也怪不到哪里去，只是我们判断人的行为标准太过单一，才觉得稍有些出格的人就显怪。其实从其身上，完全可以看到对文化传统和道德的坚守和发扬。

比如我们认为用公家的稿纸、给公家干活找公家报销这么理所当然的事情，陶愚川教授却从来不做，似乎不知道有“报销”一说。“他是全校工资最高的教师，但他每月除留下几十元生活费以外，其余全部上缴给校党委。书出版后的四五千块钱稿费，他也交给了校党委。”这在当代可视为公而忘私的模范行为，陶愚川先生却觉得稀松平常。

他几十年不添一件新衣服，冬天一床破棉被，夏天一件白布褂；东洋西洋均留过学却从不见穿皮鞋。对于物质享受，陶教授可以说从来不在挂在心上，这种修养的确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。

他因哥哥陶百川是抗战时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，去世前一直在台湾挂名“总统府国策顾问”而被选为省政协委员，但他只去开了一次政协会就提前返校了。作者分析盖因先生长期孤身生活，无法适应那“八人一桌吃饭，两人同室睡觉”的“会议生活”，但我想更重要的是因为陶教授视名利地位如无物的淡泊无欲。

曹务堂教授此文起于2010年7月《中国青年报》上刘健的一篇文章《现在高校还能容下“怪教授”吗？》，其实高校之大，庙堂之高，像陶愚川先生这样的“怪教授”本应多多益善，但是我们现在还容不容得下这样的“怪教授”还真要打几个问号。估计光职称评定这样的事，就能把一批怪教授给磨得没了性子。如果连高校这样号称文化殿堂的地方都不能有几个特立独行的人，那就可想见，我们的社会价值单一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！

世人多为名利奔忙，而当一个人真的视名利为粪土的时候才会发觉到做人的真性情，才会有多种多样的价值选择，才会有各自不同的行事方式。希望我们的社会给所有人特立独行的空间，给每个人创造不同价值的空间。唯有此，这个社会才丰富多彩并富有生机。

2010年7月9日《中国青年报》发表了刘健的文章——《现在高校还能容下“怪教授”吗？》(下称“刘文”)。文章发表后，立刻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文章以新颖的视角向读者诠释了曲阜师范大学陶愚川、庄上峰、包备五和李毅夫四位教授的另类人生，让人读来耳目一新，感慨良多。我与这四位先生均有接触，也曾经走近过他们的生活。在此，我愿意以拙笔介绍一下我所认识的陶愚川先生。

□曹务堂

1963年7月我从山东师范学院(山东大学前身)外文系毕业，被分配到曲阜师范学院(曲阜师范大学前身)教书。当时陶先生也在外文系任教。先生当年50多岁，中等身材，戴一副近视眼镜，头发有点灰白，说话带着浓重的绍兴口音，但他看起来身板硬朗，精神矍铄。我注意到陶先生走路时总是目不斜视，而且是靠路边走，而那时路上罕见行人，更没有车辆。另外，即使是下课或教研室开完讨论会后，先生也总是溜着墙根匆匆离去。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心态令先生有如此的举动，我至今都答案难寻。

正如“刘文”所说“陶愚川……大概三天都不说一句路遇的师生都恭而敬之地看着他，也没人敢冒昧地上前搭话。”笔者也记不清是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情况下第一次与陶先生打招呼的，只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跟他打招呼时，先生一脸的惊恐，好像被什么刺了一下似的。可能是因为从来没人跟他打过招呼，而他也沒有想到我会跟他打招呼。后来渐渐地熟悉了，我们见面时也总是聊上几句。而每次见面，先生都彬彬有礼，笑容满面。记得有一次我用英语问他：“Do you walk every day?”(你每天都散步吗?)他笑着用英语回答：“Sure!”(当然喽!)我当时感到先生的用词十分新颖，不愧是留美学者。因为当时我只知道“sure”可以用作形容词，而不知道它还能用作副词。

通过30多年的接触和观察，我认为先生在人格修养方面已达到了很少人能够企及的高度。

“他是全校工资最高的教师，但他每月除留下几十元生活费以外，其余全部上缴给校党委。书出版后的四五千块钱稿费，他也交给了校党委。”(引自“刘文”)然而他自己却过着极其清贫甚至寒酸的生活。几十年中，我几乎没有见先生穿过一件新衣服。他夏天穿一件几乎变灰了的白布褂子，脚穿一双有时露出脚趾的普通布鞋。先生虽然留过美国和日本，供职过国民党教育部，也任职过夏大学(华东师范大学前身)教育系主任和中山大学教授，但我从未见他穿过皮鞋。春秋天始终穿他那件灰不溜秋的干部服，冬天则是一件十分单薄的破棉袄，一双破棉鞋，且不穿袜子。

先生宿舍(注：原附中礼堂东侧排房一个单身教工住的小房间)的简陋条件更是令人难以想象。不知为什么，据说他从不让人进入他的宿舍。如果有人找他，他只把门开一条小缝，说完话立刻把门关上。记得1973年深秋的一个上午我去他宿舍请教问题，听到敲门声，他还是照例问了一句“哪一位?”我自报家门后，他把门打开，破天荒地让我进去了。进屋后，我仿佛走进了一个神秘而可怕的荒凉世界。因为他从不开门窗，刺鼻的发霉味几乎令人窒息。房间内吊着一个小灯泡，光线十分昏暗。我对他说：“陶老师，你视力不好，为什么不换一个度数大一点的灯泡呢?”他笑了笑说：“为国家节约。”(要知道当时根本就



陶先生从不现身于张扬的公共场合，所以，曲阜师大没有一张他出席任何会议的照片。据说，该校现存的他这张侧面单身头像还是摄影师远距离“偷”拍的。

不收电费)

我环视一下房间，只见靠西墙有一张床，上面挂着一顶几乎变成灰色的蚊帐，床下堆着破烂不堪的被褥和衣物，西南墙脚歪七扭八地堆着一摞书，窗户紧紧地关着，上面布满了蜘蛛网，窗户下面是一张小条桌，上面摆放着他唯一的餐具(一个多处掉了瓷的大茶缸)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桌子西端有一小块地方尚还干净，看来是他吃饭的地方，其他桌面皆被尘土覆盖，桌前放着一个方凳。进门后，先生很客气地示意我坐下。我看了看，实在是无地可坐(因为我不能坐那个凳子，而让先生站着)，于是，问完问题后，我便匆匆与先生告别。我真不知道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先生是如何生活的。然而，令人惊喜跟称奇的是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生过病。

不论是备课还是写他那9卷300万字的《中国教育思想史》，陶先生从来都没有用过一张公家的稿纸(尽管当时学校是给教师发备课纸的);不论是回故乡绍兴写信，还是到上海图书馆查找资料，先生从来都是自费。(我敢肯定地说，在先生的心中根本就没有“报销”这一概念)。

为了收集写教育史的材料，先生每天都在上衣口袋里装着一个小学生算术演草本和一个铅笔头，以便读报时随时记下材料。有一天我路遇先生从离学校两公里的汽车站回来。我问他：“陶老师，您到汽车站干吗?”他告诉我是到汽车站的报栏看报纸。我甚为不解，便问他：“学校不是有阅报室吗?”他回答说：“那里安静。”我听了一愣，而且至今也不明白当时先生说的“安静”是什么意思。

陶先生一向谦虚为人，低调处世。他从不现身于张扬的公共场合，所以，我校没有一张他出席

任何会议的照片。据说，我校现存的他那张侧面单身头像还是摄影师远距离“偷”拍的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可能是为了落实统战政策【因为“他的大哥陶百川，是抗战时期的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，去世前一直在台湾挂名‘总统府国策顾问’”(引自“刘文”)】，陶先生被选为山东省第六届政协委员。据说他只去开过一次会，而且在会议中途就提前返回学校了。我没有问过先生为何提前返校，但我认为，原因是：由于先生长期孤身生活，他无法适应那“八人一桌吃饭，两人同室睡觉”的“会议生活”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每个星期三下午是教职工政治学习的时间。学习时，大家都围坐在一张大阅览室周围，可陶先生从来都不坐在阅览室旁。他总是早早地到阅览室，然后搬一把椅子坐在门后面的角落里。有时领导也让他往前坐，但他从不为所动，后来领导也只好听之任之了。学习讨论时，大家都热烈发言，但陶先生却从来一言不发。我记得他唯一的一次发言是在“文革”后期的一次讨论会上。他口若悬河，旁征博引，滔滔不绝地讲了半个小时。至于他当时说了些什么，因年代久远，我已经记不清了。但他的发言给我留下的印象却至今依然历历在目：思路清晰，谈吐条理，学识渊博，记忆力惊人。

先生终身未娶，吃饭全靠食堂，连鸡蛋也不会煮，却拒绝领导给他请保姆

陶先生终身未娶，又不会做饭，吃饭全靠食堂。即使在回绍兴老家写教育史时，行前他也向领导询问家乡的公社是否有食堂，

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他才启程。

到了晚年，我看先生体质日渐衰退，牙齿脱落，走路也有点摇晃，有一次打饭时还摔了一跤。对一位老人来说，食堂的饭菜毕竟不太合口味。有一次我在校门口的集市上遇见他，对他说：“陶老师，您怎么不买点鸡蛋煮煮吃?”他惊奇地看了我一眼，继而露出一丝无奈的微笑，不解地问道：“鸡蛋怎么煮?”是啊，对他来说，“煮鸡蛋”可能比上天还难。于是我马上意识到自己问了他一个十分愚蠢的问题。为了照顾他，后来领导也曾试图给他请个保姆，却被他断然拒绝，理由是他从不愿麻烦别人。

“文革”一开始，陶先生就被打成了“牛鬼蛇神”，像他这样的家庭背景和身份(有海外关系，本人又是“反动学术权威”)，当时的外文系打一个“牛鬼蛇神”也是他，故当时在外文系盛行“陶(愚川)、李(毅夫)、星(兆钧)、庄(上峰)四大‘牛鬼蛇神’”之说。那年月，在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的号召下，运动来势凶猛，大字报铺天盖地，游街批斗日夜进行。搞了一段时间的揭发批斗之后，“红卫兵”看到在他们身上实在挖不出什么“反党”言论，于是就把他们视为“死老虎”关进“牛棚”劳动改造。不知当时的“领导”是出于怎样的考虑，把最脏的活(管理大粪)派给了陶先生一个人。只见他每天肩扛铁锹，手拿三齿钩，准时到大粪场“上下班”。他的任务就是把大粪摊开晒干，然后砸碎堆起来，以备学校种菜使用。我看他十分“忠于职守”，有人没人一个样。即使夏天烈日高照，他也不戴草帽，不喝水(他根本就没有暖水瓶)，累了就坐在大粪旁边休息，可能他认为那就是他的岗位，他必须坚守。

实际上，对陶先生的迫害在1964年的“四清”运动中就已经开始了。当时陶老师在教语法(Grammar)(注：“文革”中陶先生曾编过一厚本语法讲义交给了当时的系领导，却被当做废纸扔在一边，后来也下落不明)。先生的渊博知识和流利纯正的英语令学生十分崇拜，甚至有的学生还模仿先生的走路风度。就因此，在外文系莫名其妙地搞出了一个什么“Grammar委员会”反革命小集团，硬说陶先生是后台，对他和几个学生进行无休止地批斗。陶先生从不跟外界接触，何来“后台”之罪?然而，在那个“阶级斗争天天讲”的时代，在某些人的眼里，阶级斗争时时有，阶级敌人处处在。真是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”啊！

正如“刘文”所说：“这些‘怪教授’们，如果不是在大学校园，社会上还有哪儿能够让他们容身?而如果一所大学连一个‘怪教授’都留不住，容不下，全是些‘正常人’，又将是多么寂寞，多么俗不可耐!”因此，刘健先生向世人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：“现在高校还能容下‘怪教授’吗?”这是一个多么发人深思而又耐人寻味的问题！

虽然陶先生已作古多年，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，他那高尚的人格使我受益终生。(作者系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)

开基冲管(4月20日)				
站名	进站时间	出站时间	进站时间	出站时间
000001	08:00	08:05	08:00	08:05
000002	08:05	08:10	08:05	08:10
000003	08:10	08:15	08:10	08:15
000004	08:15	08:20	08:15	08:20
000005	08:20	08:25	08:20	08:25
000006	08:25	08:30	08:25	08:30
000007	08:30	08:35	08:30	08:35
000008	08:35	08:40	08:35	08:40
000009	08:40	08:45	08:40	08:45
000010	08:45	08:50	08:45	08:50
000011	08:50	08:55	08:50	08:55
000012	08:55	09:00	08:55	09:00
000013	09:00	09:05	09:00	09:05
000014	09:05	09:10	09:05	09:10
000015	09:10	09:15	09:10	09:15
000016	09:15	09:20	09:15	09:20
000017	09:20	09:25	09:20	09:25
000018	09:25	09:30	09:25	09:30
000019	09:30	09:35	09:30	09:35
000020	09:35	09:40	09:35	09:40
000021	09:40	09:45	09:40	09:45
000022	09:45	09:50	09:45	09:50
000023	09:50	09:55	09:50	09:55
000024	09:55	10:00	09:55	10:00
000025	10:00	10:05	10:00	10:05
000026	10:05	10:10	10:05	10:10
000027	10:10	10:15	10:10	10:15
000028	10:15	10:20	10:15	10:20
000029	10:20	10:25	10:20	10:25
000030	10:25	10:30	10:25	10:30
000031	10:30	10:35	10:30	10:35
000032	10:35	10:40	10:35	10:40
000033	10:40	10:45	10:40	10:45
000034	10:45	10:50	10:45	10:50
000035	10:50	10:55	10:50	10:55
000036	10:55	11:00	10:55	11:00
000037	11:00	11:05	11:00	11:05
000038	11:05	11:10	11:05	11:10
000039	11:10	11:15	11:10	11:15
000040	11:15	11:20	11:15	11:20
000041	11:20	11:25	11:20	11:25
000042	11:25	11:30	11:25	11:30
000043	11:30	11:35	11:30	11:35
000044	11:35	11:40	11:35	11:40
000045	11:40	11:45	11:40	11:45
000046	11:45	11:50	11:45	11:50
000047	11:50	11:55	11:50	11:55
000048	11:55	12:00	11:55	12:00
000049	12:00	12:05	12:00	12:05
000050	12:05	12:10	12:05	12:10
000051	12:10	12:15	12:10	12:15
000052	12:15	12:20	12:15	12:20
000053	12:20	12:25	12:20	12:25
000054	12:25	12:30	12:25	12:30
000055	12:30	12:35	12:30	12:35
000056	12:35	12:40	12:35	12:40
000057	12:40	12:45	12:40	12:45
000058	12:45	12:50	12:45	12:50
000059	12:50	12:55	12:50	12:55
000060	12:55	13:00	12:55	13:00
000061	13:00	13:05	13:00	13:05
000062	13:05	13:10	13:05	13:10
000063	13:10	13:15	13:10	13:15
000064	13:15	13:20	13:15	13:20
000065	13:20	13:25	13:20	13:25
000066	13:25	13:30	13:25	13:30
000067	13:30	13:35	13:30	13:35
000068	13:35	13:40	13:35	13:40
000069	13:40	13:45	13:40	13:45
000070	13:45	13:50	13:45	13:50
000071	13:50	13:55	13:50	13:55
000072	13:55	14:00	13:55	14:00
000073	14:00	14:05	14:00	14:05
000074	14:05	14:10	14:05	14:10
000075	14:10	14:15	14:10	14:15
000076	14:15	14:20	14:15	14:20
000077	14:20	14:25	14:20	14:25
000078	14:25	14:30	14:25	14:30
000079	14:30	14:35	14:30	14:35
000080	14:35	14:40	14:35	14:40
000081	14:40	14:45	14:40	14:45
000082	14:45	14:50	14:45	14:50
000083	14:50	14:55	14:50	14:55
000084	14:55	15:00	14:55	15:00
000085	15:00	15:05	15:00	15:05
000086	15:05	15:10	15:05	15:10
000087	15:10	15:15	15:10	15:15
000088	15:15	15:20	15:15	15:20
000089	15:20	15:25	15:20	15:25
000090	15:25	15:30	15:25	15:30
000091	15:30	15:35	15:30	15:35
000092	15:35	15:40	15:35	15:40
000093	15:40	15:45	15:40	15:45
000094	15:45	15:50	15:45	15:50
000095	15:50	15:55	15:50	15:55
000096	15:55	16:00	15:55	16:00
000097	16:00	16:05	16:00	16:05
000098	16:05	16:10	16:05	16:10
000099	16:10	16:15	16:10	16:15
000100	16:15	16:20	16:15	16:20